助興欄（二月十五日）

文

鶴峯朱母張夫人墓志銘

（彈赦老人）

鶴峯有賢孝勤奮仁惠朱大母張夫人者，張諱某某，配某氏，朱諱砌，某配某氏，是爲其父母與舅姑，贈營長諱迪某，是爲其嫁夫，一男剿赤立功名，慈利挨戶團第幾營營長咸哲字達夫，三孫際某際某際某，是爲其嗣裔，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某月日年六十三卒，葬其縣官司印河北，是爲其卒及葬，彈赦吳恭亭紀行勸銘，是爲其追埋之石，掖其始歸，家食薄甚　贈營長君邮邮然患之，夫人曰，吾有兩手，織而耕，生活門，丈夫何但憂貧哉，卒以是立門戶，名少有，又二十年，咸哲姊弟相嗣生，世乃始以陰行善歸之，蓋夫人慈祥人也，任士所入，餘粟餘布，喜隨手散爲財施，晚年糶粟，厎不去尖，於是人相與嘖頌曰，朱家婆婆大惠，一厎　帽子，他日子孫食報，即亦必一人各一帽子，帽子云者，仕而有冠服之願禱也，今日咸哲斟七騰上，抑應之也巳，爰爲之銘，銘曰，豆區釜鍾如其仁，澗河九里鄉黨鄰，寧以血汗生斷斷，我文昭之不泯泯，持用告無垠，

詩

和燭叟舊曆立春節前雪元均

（清渠老人）

失地眞奇恥，常思一洒之，烽煙立春日，雨雪過年時，國難忘佳節，天寒入小詩，徒慚增馬齒，夙纛仰高姿，

和燭叟舊曆壬申元日夜分編報稿竣戲作二首之一元均

六十八元日，（叟今年六十八）雄心老轉童，年關初一夜，世變大千中，剡燭吟何健，觀時眼不朦，新聞編已竣，字爤校魚蟲，（因工友間有誤字一笑觀注不特間有誤字直是時有誤字我亦一笑燭叟注）

白日篇

（李洞庭）

白日忽西昃，赤旭乍東上，霞光被禹甸，海氣偪堯壤，致寇負且乘，詎已安復攘，輟耕莠始驕，閱墻亂用長，謀野獲詎有，造極夢焉往，賢能比散材，故舊儕伏莽，災害竟幷臻，禮學抑咸罔，雞犬滿淮南，夜晨蹴廣堂　不意鯨鱷族，謬作陸居想，乘危以奪牛，轉譏蹊田曩，衿臂奪兄食，滕薛任爭長，美人水一方，庶士埃十丈，從梓季路會，銜石精衛懭，孰揭盪寇威，惟禹（占山）惟蔡（廷楷）蔣，（光鼐）帶甲數百萬，對蠢技應癢，匪但固吾圉，進討膺上賞，迴旋三島平，雪恥萬邦仰，庶覩斯民乂，無偏道蕩蕩，

題畫凡羽屬

徑欲讀書住，深林無外塵，歲寒天入夢，村靜水爲鄰，石似能言者，山如有道人，桃源今尚在，寧復問周秦，

酬道冰即以贈別

道遠歲云莫，南飛賓雁遲，湖山歡小住，風雨怨新離，白雪蹤猶認，青雲志未衰，乾坤終自暝，萬里更何之，

詩話

未晚樓詩話（四）

（岳陽李澄宇洞庭）

陳散原詩海藏序之嘆爲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謂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裏傾佩至矣茲錄十首人日云尋常節物巳心驚漸亂春愁不可名煮茗焚香數人日斷笳哀角滿江城江湖意緒兼衰病驕壁及卿問死生倦觸屏風夢鄉國逢迎千里鷓鴣聲窗上貝蠅云惡風轆轆稼苘盡溯雪狐雄窟穴深汝獨蠹蠹弄寒日天方慘慘許微吟汚塵自慣腥羶地揮塵還傷遲暮心萬里春陰待花發蜜房如水臭飛尋自有蠅以來未有以蠅比蹤高隱者蠅可謂異遇矣追哭陳次亮戶部云亘古傷心騰不歸誰憐此士死長飢罪言杜牧佯狂廢遺行東方世俗非下榻琴尊來舊夢買山徒侶泣先幾料難瞑目烽煙外定有羈魂逐六飛

（未完）

郵筒

燭叟先生道席自與愷老先生奉令往外縣監督散賑後倏忽間將有兩月未讀貴欄郘客之萌眞不知有幾許更以外寇肆虐愈益加厲吾人憤心幾致成魔所幸連日滬電勝利爲多差堪暫慰沉寂今讀友人方君春聯三副喜賡同調關懷大計知海內大有人在特抄陳先生一覽焉匆頌撰安朱杞園頓首二，七，

當此大禍臨頭更有何事可樂

只要太平實現自然到處皆春（餘略）

專稿

悔晦堂詩話（續）

（彈棠老人殘草）

其餘治產縫裳衣兒能食糠兒亦肥君不見農家儉食春不宿豆粥蕎麪嬉鼓腹城中大戶饜粱肉精鑿堆船愁未足一食無鹽慣淡食也肥西荒落無廛市走百里入郡始得鹽肆昔時令甲老婦童穉販鹽不及百斤者律無禁僻遠皆得食近年有司懲鹽政之弊一切厲禁之百里以內淡食者衆矣詩云官鹽分旗首分岸（自注售鹽必有分地曰岸官鹽設肆曰旗）三升五升食於販官鹽科律嚴毫厘包裹褡乃號私肥西無岸亦無旗負販老婦施與倪由來墟里供取攜秦醃蘸韭冬松葵薺瓶醯甕家家宜厲禁何時懸轂觫行不前我來關村俗淡食云有年道逢行人孱欲顛口角涎瀾流清涎

（未完）